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嬗变

——女性诗歌性别意识发展轨迹描述

严加兰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女性诗歌中含有的性别意识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漫长发展过程。在封建意识形态压抑下, 女性诗歌不自觉地认同男性中心主义, 作品中没有独立的性别意识;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女性意识勃兴萌发期, 也是关键期。反映在诗歌中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女性从思想上开始重视自己这一性别; 性别意识随社会发展而渐趋强劲, 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彷徨、喧嚣、浮沉后, 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实践的刺激下, 中国女性诗歌中性别意识终于有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诗歌创作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演进状况。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女性诗歌; 性别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2-0024-06

严格说来, 在“五四”时期以前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诗歌, 更谈不上所谓的女性思想意识、性别意识。作为客体、生来注定的“他者”, 女性在家、国一体的封建时代没有任何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进而改写自我的可能环境。在女性作为“第二性”的漫长岁月里, 女性诗人屈指可数、寥若星辰, 没有什么独立的意识、思想, 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 一种缺少女性意识的女性性别姿态。

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渐进过程。

一

在古代中国“凄凄重凄凄, 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 白头不相离。”^[1]——这就是传统女性的生存状态和人生理想。时代决定了那时的女性的地位是低的, 主体意识是谈不上的, 念念不忘的是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附属性。只有做一个成功的好妻子, 才给做人女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接下来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母亲, 相夫教子, 从而成为一个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人”。那么女性最大的牵挂与愿望便是“愿得一心人, 白头不相离。”把婚姻视为自己的依靠和归属, 人生的所有价值也就消融在这婚姻之中。卓文君是汉代富豪商家的女儿, 有着大家才女的心性, 愿望亦不过如此!

古代女性诗作的内容几乎局限在“闺怨”。“独行独坐, 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 无奈轻寒著摸人。此情谁见, 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 剔尽寒灯梦不成。”^[2]这是从门禁重重的“深

收稿日期: 2006-10-20

作者简介: 严加兰(1976-), 女, 山东日照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

闺”透露出的一丝细微的叹息声，其中只有哀怨，没有不平，更没有愤慨。而且这种声音仅仅是因祈盼“被爱”、“被恩赐”而“不得”所发，并非主动追求一己之“爱”的呼声。甚至连“闺怨”还常常为男性所剥夺，成为男性官场“失宠”的隐喻，女性自己则沉默无言。女性是无声的，不在场的，缺席的。社会不在乎女性的感受，女性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以及这种思想意识统治下女性对自己的态度。漫漫上千年过去了，女性主体性的缺失确是人类历史上文明欠缺的一段。

在中国，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是在“五四”时期。最初也只是少数知识女性的一种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是一种微弱的自我意识。文学上出现的则是要求婚姻爱情自由和个体解放的女性形象。

星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 / 何曾听得见它们对话？ / 沉默中，微光里， / 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3](P103)}

繁星满天的天空星星们有“对话”，外人可能听不见，也许在某些时刻某些人前，她们刻意保持沉默，但是，“沉默中，微光里”，她们开始“互相颂赞”。这时候，作为诗人的女性终于开始言说、开始对话，虽然声音还不够大勇气也不够足。毕竟，这些女性诗人，她们一方面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性别解放思想的历史性撞击，因而她们的诗歌既显现出鲜明的时代内容，且表现了那个时代受局限的女性们真实的意识形态。

再如林徽音这首《笑》：

笑是她的眼睛，口唇， / 和唇边浑圆的漩涡。 / 艳丽如同露珠， / 朵朵的笑向
贝齿的闪光里躲。 /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 水的映影，风的轻歌。^{[3](P309)}

较之李清照的诗词，这首诗显然不仅仅鼓足勇气关照自我的内在，借机抒情，还放开胆子描摹女性外在的美貌、闪烁的神采，捕捉自身因此而来的更高的女性风采——女性美。

对于这一时期的女性性别意识，后辈学者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从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看，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女性解放的主题虽不象小说、杂文表现的那么强烈与自觉，陈衡哲的《鸟》、谢冰心的《繁星》、林徽因的《笑》、和赵萝蕤的《中华月有华》等诗，在偏于温和的叙说中，仍然潜藏着一条关注女性意识和感受的历史线索。”^[4]毋庸置疑，“五四”以来的性别意识只限于少数知识女性的一种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是一种微弱的女性自我意识。

但正是她们，从被言说的对象转身为言说的主体，使中国女性混沌昏暗的存在渐渐得到语言的澄明，试图摆脱传统诗词中女性远离社会人生的呻吟与陶醉。她们所提出、所揭示的许多问题一直延伸到当前，成为后来者思考女性解放和人的解放的重要参考，如女性如何追求生命的完整性，女性日常人生的价值问题、女性经验问题等。虽然她们对这一领域的发掘显得不够充分，还缺乏更深刻的醒悟与认识，而且也仅限于思想上，但这是中国女性意识发展的良好开端：标志着女性性别意识的萌芽。

遗憾的是，无论西方还是国内的实践一再证明，这种单一的少数群体性别解放的思想意识是无法与强大的父权传统抗争的。

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解放区女性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体现在她们作品中的个人色彩、性别意识却开始在阶级意识、集团意识中溶解了，她们

的追求中更多的是“共性”的思想意识。像丁玲的抒情诗作《给我爱的》:

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你的心。 / 所有的时间和心神, / 你都分配在一个目标的各种事业了。 / 所以你从不管我的眼睛,或是我的心。 / 因为你是不会介意着这个的。 / 我们不是诗人, / 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讲夜莺 / 还有那些所谓爱情, / 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3](P1)}

“只讲一种信仰”,而这个“信仰”显然与“男女”本身无多大关系。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爱情诗:关注社会运动,投身革命洪流。

建国以后,文学作品中的无性别意识倾向更为突出:女性男性化、无性化,阶级性取代了个体性,性别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了。如黄雨的《我不知道怎样爱上他》:

我不知道怎样爱上他 / 当他为通红的炉火所照亮 / 在一千八百度高温的旁边 / 凝视着沸腾的青蓝的钢水 / 我的眼光就一刻也离不开他

当他机警地撬开密封的炉口 / 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 从钢珠迸射中纵身跳出 / 对着激荡奔泻的钢流微笑 / 我的眼光就一刻也离不开他

当他打开了‘黑色的冶金学’ / 像在黑夜里探索崎岖的山路 / 艰难地探索着一字一句 / 要登上那科学的高峰 / 我的眼光就一刻也离不开他

我不知道怎样爱上他 / 他说自己只是一块矿石 / 跟铁水一同在锻炼长成 / 他爱钢胜过自己的生命 / 我爱他,像他爱钢一样忠诚。^{[3](P36)}

此诗中的女性既是传统的,她将“他”作为高高在上的“神”来仰视,来尊崇;同时,又被“无性化”了,作品中的他不再是一位活生生的性爱对象,而被抽象为一个空洞的“劳动者”,如同“沸腾的钢水”、“奔泻的钢流”。我的的确确“不知如何爱上他”,或者说,我就根本没有真正爱上他,因为我爱他,就象他爱钢。双方都爱着“工作”,爱着“事业”,甚至爱着“钢”这样一个“物”,在所谓的“爱情”中,“人”则是缺席的。女性的性别意识被抹杀,诗中的女性形象逐渐被诗人削去性别特征,而被无性化、观念化。

如同其他各类体裁的创作,这一时期的诗歌无论是在主题的确立,题材的选择,还是风格的倾向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单纯性,呈模式化发展。

更明显的是,在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整个“文革”期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中国妇女以西方不可比拟的广度实现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职业平等。问题是这种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职业平等并不一定能同步地带来健康的平等意识。女性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性别被当作男性来写。且不说女性,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个体性、主体性均遭受了空前的压抑,性别意识被弃置不顾,社会存在更多地讲共性,讲集体性,甚至“无性平等”,谈不上什么性别意识了。更有甚者,在一切均服从于以“阶级性”为主导的文化大环境下,随着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女性”完全消失、融会于一个中性概念的“人”,一个阶级的“人”而非个体的“人”。这样的“人”在当时文化历史背景中必然归属于传统的男权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是不存在“女的人”的。“在‘十七年’女作家笔下,所有被颂扬的女性,无论年龄、职业、教育程度有多大的悬殊,都有着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做出贡献的革命激情,她们积极地将自我改造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螺丝钉、一块砖头,将自身的一切完全奉献给革命工作。”^[5]因而,“男女平等”就变成了单向度的女性向男性身份的认同,最终导致“人性”向“阶级性”的完全屈服。

女诗人关露 1967 年在党的生日被捕，闻窗外批斗走资派，甚为感慨，写下古体诗《感慨》：

罪衣幽室夕阳迟， / 玉洁金真只自知。 / 锦绣江山谁是主？ / 战场愁砌马声嘶！

[3](P162)

此诗已看不出性别意识，只剩阶级斗争！“女性除了做与男性同样的人以外，没有任何女性意识、特质或特点的流露，女性取得各项权利的同时，却意外地丧失了五四时期所获得的讨论女性自身问题的文化可能。”^[5]此言极是！

当男性身份成为女性建构自我的唯一参照标准时，女性群体的坐标开始缺失，加之阶级性的极度膨胀，最终导致女性主动参与的性别解放再次化为泡影。

三

健康的平等意识是必须在精神的领域中用精神的方式建立的。

新时期开始（1976 年），中国女性作家、女性文学中的性别意识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及女性主义文论的较大影响。西方女性主义文论是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的产物，通过分析女人从属地位的形成原因来提高妇女对自身和现实的认识，把她们从父权制的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开始了从政治运动向文化批判的转向。加之传统女性自身内在积久的历史压力，双重作用之下的中国女性性别意识迅速觉醒。遗憾的是这仍然没有超越“五四”的高度，表现出来的仍是个体的思考，思考的中心问题还是以爱情婚姻为突破口的个性解放、自我完成问题。尽管如此低起点、慢发展，国内的知识女性们还是在近三十年来的现实体验（社会角色、爱情角色）后，无比惊讶地发现以往坚定不移的男女平等依然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于是女性整体性别意识重新陷入迷茫。

中国女性自由自在的主体自我丢失已经太久了。

性别意识重新勃发，开始歌唱自我、寻找自我，找寻主体性，诗歌是从林子的爱情长诗《给他》开始，以舒婷《致橡树》为代表的。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第一只报春的燕子”，^[6]舒婷开启了女性诗歌的新纪元。像《致橡树》一诗就蕴涵着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审美理想：从女性自我发现、自我体认，最后达到人格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既否定了将女性定义在被动的地位，也否定了将女性抽象为空洞的政治符号。她还另有诗表达这种追寻个体自我的“理想”：

我钉在 / 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 任合唱似的欢呼 / 星雨一般落在我的身旁 /
任天谴似的神鹰 / 天天啄食我的五脏 / 我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 / 那篇寓言 / 那个
理想……^[7]

虽然有了寻找个体价值、自我意识的思想，但很显然，舒婷是“新诗潮最早的一位诗人，也是传统诗潮最后一位诗人。她是沟，她更是桥，她体现诗的时代分野。”^[8]其性别意识依然是以女性服从、服务于男性为主导的，所以以其为代表的女性言说者仍然难以坐上主人的“圣坛”。但意识形态的发展终究不是任何传统能固守把持住的。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新诗史上真正以女性自我为中心的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终于出现。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横刀立马，以赤裸的语言、丰富的意象、奇幻莫测的女性触觉诉说女人的本真生命，从而获得自己独立的性别意识和艺术世界。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流出黑夜 / 流出黑夜使我无家可归 / 在一片漆黑之中我成
为夜游之神 / 夜雾中的光环蜂拥而至 / 那丰富而含混的色彩使我心领神会 / 所有色

彩归宿于黑夜相安无事 / 游夜之神是凄惶的尤物 / 长着有肉垫的猫脚和蛇的躯体 /
怀着鬼鬼祟祟的幽默回避着鸡叫 / 我到底想干什么 / 我走进庞大的夜。^[9]

在这一时期的诗人笔下,“黑色”、“黑夜”意象纷至迭出。可以说,黑夜意识表达的是被遮蔽下的女性生命的本来状态、女性长期被迫沉默无语的逼真状态,表达了女性充满骚动与欲望的世界。“黑”的意象也形象地表达了掩饰在黑夜之下女性们曾经的“六神无主”和今日在意识形态解禁时刻的“肆无忌惮”。诗人们终于站在了女性主体的位置上大胆言说。

而20世纪80年代最惊世骇俗的女性诗歌作品尤属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

她就是镜子中的我 / 整个世界除以二 / 剩下的一个单数 / 一个自由运动的单子
/ 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精神实体。^[10]

在这首长诗中,女诗人无所顾忌地撕破社会对女人的角色束缚和虚伪的道德捆绑,她用一种热情奔涌不加遏制的语言,对独身女人性心理进行了充分和直截了当的表达,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女性的精神世界。

这一时期的女诗人大胆摒弃女性主体之外的社会政治意识,用纯粹女性的眼光、经验、情绪、视觉来深入揭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一向被视为“正统”和“权威”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尖锐的质疑和挑战,强调在诗歌创作中刻画鲜明的女性权威。不少女性诗歌不仅全然改变了言说方式,而且彻底抛弃了以往按男人要求所塑造的“温婉、柔顺、含蓄”的传统形象,从而获得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

这种带有蓄意的反叛性的姿态显示出了当代女性创作者的性别张扬的姿态,毫无疑问,类似以上的这种反抗与张扬是一场性别独立战争。虽然这力量是有限的,但至少它透露出一个信息:在20世纪末、新世纪初的中国,一元化的男权主义传统精神、文化统治已经面临挑战,被男性遮蔽、压抑的女性的世界正在冲破各种压迫和束缚而迅速地突显出来。

诗歌跟随人类走到了又一个新世纪。性别遮蔽的天空下不可能生长出令两性均悦目的花朵,但是,性别意识的文明化以至最终实现两性和谐,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性别”不是个反复吟唱的问题,而实在是一个需要渐进的过程。所以,看世纪之交的女性诗歌作品,我们在为性别意识提高欣喜的同时仍然有些遗憾。其实,女性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宏大叙事的倾斜也好,对人文关怀的注目也好,这些都是属于所有性别的认识、意识,而恰恰在对爱情的专心投入、性欲的放纵上是专属女性这一性别的。长期以来,女性在文化、社会中找寻不到自我,而两性的情欲是唯一能够把握的,如此以来,怎么会不投入、不放纵?这未尝不是一个隐藏在放纵背后的悲哀!

简言之,通观世纪之交的诗作后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当代女性在性别意识的发展上既沿着传统一路走下来,又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开出了更为璀璨的意识花朵!

参考文献

- [1] 史玉德. 明媛雅歌[Z].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98.
- [2] 施蛰存. 宋词经典[Z].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246.
- [3] 阎纯德, 百舒荣, 孙瑞珍, 等. 她们的抒情诗[Z].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 [4] 程光炜. 中国当代诗歌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13.
- [5] 谢纳. “十七年”女性文学的伦理学思考[J]. 辽宁大学学报, 2005, 33(2): 35-39.
- [6] 吴思敬. 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中的发言[J]. 红岩, 1999, (1): 62-72.

- [7] 舒婷.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舒婷的诗[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56.
- [8] 盛英.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下)[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785.
- [9] 唐亚平. 月亮的表情[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56.
- [10] 溪萍. 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Z].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8. 229.

The Evolution of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sm

—— On the Process of Gender in China's Female Poems

YAN Jial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female poems underwent a slow change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sm. Under the pressure of feudalism, women, in their poems, had no their own gender consciousness, merely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men's dominance;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was most and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gender awareness in China. From this period on, woman began to take their own gender seriously in poems, and gradually tended to strengthen this kind of consciousness. After half a century's hesitation, excitement, retrogresses,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China's female works, catalyzed b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western feminism, finally came to its independence, which was realistically reflected by female poem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Female consciousness; Gender consciousness

(编辑: 刘慧青)